

湖边桥印象

王林军文
梁溪图

湖边桥是一座桥,湖边桥也是一个村,过了桥,就进了村。

桥是钢筋水泥的现代大桥,东西向横跨于奉化大堰的县溪之上,与宁波十大名桥之一的福星桥近在咫尺。据说桥边原还有个湖,桥名便因此而得。湖边桥村,2004年由五份地、大周、半山及王高岙四村撤并而成,因湖边桥是各村的进出“门户”,故因桥命村,把撤并后的新村定名为湖边桥村。

走过湖边桥,首先走进的是五份地及大周两个自然村,两村基本以一条源自王高岙、自西向东注入县溪的溪坑为界,溪南为五份地,溪北为大周;溪上架小桥数座,供村民来往。

在五份地及大周,还是保留了一些建于民国时期的老房子,于那钢筋水泥的现代民居中显得别具韵味。

其中保存较好的是一处规制较小的普通民居。此民居坐西朝东,单层数间,木瓦结构;木板壁、木门,处处透着古朴之气,而精巧的木格窗于古朴中又不失灵动的韵致,尤其是木窗底下左右两角的窗框,刻成花瓶模样,瓶身及两侧瓶耳更是雕刻花鸟图案,十分精美,让人感慨旧时乡间匠人的精湛技艺。房前天井呈长方形,全用鹅卵石铺就,中间有简单图案。

周氏祠堂可算是村内规模最大的一处老房,坐落于村内有名的由香樟、枫香等组成的古树群旁,古树古祠相依相偎相得益彰,共同见证着村庄过往的历史。周氏祠堂前后二进,第一进门厅两层,上下檐,前檐出廊,卷棚顶,月梁、牛腿、雀替等俱有雕刻,或人物,或花卉,且都栩栩如生。第二进正殿面阔五间,宽敞高阔,各构件亦是精雕细镂;两边厢房东厢原已倒塌,新建的砖混结构与整体格局不太协调;正殿对过背依门厅是一处戏台,戏台上的藻井雕件已经不见,露出了檐椽,戏台前面两根台柱用的是钢管,估计是原木柱毁坏后的替代。

漫步村落间,还会看到一处淡蓝墙体、红瓦结顶的特别建筑,此即有“宁波工人运动先驱”之称的王鲲烈士纪念馆,建于2005年王鲲百年诞辰之际。王鲲之墓在村东北白象山麓,是奉化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半山自然村,顾名思义处在半山腰上,与五份地及大周隔着一段山路,但站在五份地及大周村西已能遥遥望见。遥望半山,但见房屋掩映于青山绿树之间,美丽犹如画中景致。路沿山走,溪傍路流,一路行去但觉清风扑面、风光无限。半山人家,前后几排、层叠而上,坐落于一列青山的南坡,在它前面隔一道峡谷,亦是一列葱茏绵延的山脉,让人心底油然而生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诗意境界。在半山自然村,我还见到了一株“坚强”的石榴;这株石榴从路边的乱石墙缝中横着长出,然后弯曲向上,没有泥土、留不住水分,但它却长得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。

山路还在脚下向着青山更深处蜿蜒,路到尽头,王高岙就像一位沉稳内敛却又卓尔不群的隐士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王高岙的地形就像一把圈椅,三面青山,且都是清一色的青青翠竹,中间岙地,独留东边一个出口。村舍依山就势而建,多从岙沿沿着山坡层叠错杂而上,散落于南北西三面山坡。比起半山,王高岙山更高、坡更陡,村舍更显疏密有致、高低错落,乍一看,就像是一幢一幢的吊脚楼。所以走进王高岙,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是走进了哪个少数民族的山寨,心里满是新奇和惊喜。鄙人寡陋,不知我们奉化甚或整个宁波是否还有这样富有特色的山村,总之本人还是头一回看到;我想,像这样的山村,就算不敢说绝无仅有,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吧。

王高岙的房子,多是青砖黑瓦、上下两层的民国老房,村内鲜见钢筋水泥的现代楼房,这可算是王高岙的另一特色。在我上坡下坡游走于村落时,还看到两间挂着“奉化县大堰乡王高岙小学”校匾的房子,这两间小房子以前竟曾是一所小学。走在青砖黑瓦木板壁充满古远气息的村落,再目睹这块旧日的校匾,让人还真有些“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”的感慨。

凤岙老街

张存

鄞州的横街由来,没有考证过,不过,那里有许多翠竹。竹林深处必有隐士,竹林七贤便是一例。

那里以前有一座桃源书院,名声很响。据《鄞县地方志》记载:宋庆历七年(1047)王安石任鄞县(今鄞州区)知县。翌年,他修复县东半里处“圣文宣王庙”(始建于唐和九年),并亲自致书聘慈溪杜醇、奉化楼郁执教县学郡学,时有学生两百余名,鄞县文风之盛由此开始。

桃源王氏为名门望族。王致教授乡里四十五年,人称鄞江先生。王说,字应求,人称桃源先生。宅名酌古堂,后改建为桃源书院。王说师从王致,经史百家均能融会贯通,名声大噪,四方学子跋涉而来,门庭若市。王说之弟王该,人称望春先生,他与王安石以诗唱和,交往甚密。

有竹林,亦有山泉。“溯桃源溪于春水,蹶广德湖于秋田”。大雷溪从四明山脉的翠谷穿过进入桃源溪汇入广德湖。听说那里有一座石桥,横跨东西两岸,已经伫立了几百年,当地人称之为“隐仙桥”。从横街的闹市,拐入一条逼仄的小弄,远远地就见桥身若隐若现,恍惚有神仙下凡的灵光乍现。我慢慢地靠近,踩上那平洁的石板,摩挲那光滑的石栏,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灵。隐仙桥畔,有棵五百年的香樟树。那枝繁叶茂的樟树,似乎有了灵气。

住在横街的同事常提到一个村庄:凤岙,还很潮地来一句:传说中的凤凰老家哦。于是去了凤岙,于是有了和老街的不期而遇。

穿行在老宅间细长的弄堂,不时地放慢脚步,拍一拍瓦片砌成的围墙,一枝绿色的藤萝,从罅隙中钻出来,将画面衬托得情意绵绵,由此生发出几多的闲愁,这样的景致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路遇一位银发的老妪,挽一竹篮,里面有碧绿青翠的蔬菜。我走上前去:“阿婆,老街怎么走?”她用手朝前一指:“转弯,就到了。”逼仄的老街,呈T形,两边以木结构的房子为主。从那些完整的排门、矮门、门梁,就可想见当年店铺繁华的风貌。

据史料记载,在宋朝时,附近的林村是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,而到了清朝,凤岙的名气盖过了林村,形成了著名的“凤岙市”。在老街,会和旧时的“老字号”店铺不期而遇:盛顺兴点心店、成丰杂货店、杨正宝花袄店、董万茂簧器店、王升大米店等等,这些“老字号”似乎将人带回到当年繁华的场景,有种时光回转的错觉。

正值中午时分,菜香飘散在街面弄口。路过凤岙街17号,见到一位老伯,坐在那里喝酒。桌上摆着炒带豆、臭冬瓜、豆腐乳、清蒸鳗鱼等几样下酒菜,悠然自得。老伯姓陈,以前是这里的农民。年纪大了,地种不动了,就买些杂志来,供村人阅览。我征得同意,为他拍了几张照片。他笑得不露声色,却极为传神。

凤岙上街23号,是一幢明代的建筑宅院。我进到里面,“益泰钱庄”四字赫然映入眼帘,字迹端庄稳重,由此可见这户人家当时的殷实家境。一位老婆婆坐在竹椅上,我说:“阿婆,可不可以在你这儿拍些照片?”她温和地看着我:“拍吧,好多人来拍过呢。”阿婆姓戴,白皙的脸,说话间露出满口的牙齿,传递给我祥和的温度。要不是她的女儿告知,一点也看不出她已有96岁高龄。

走在乡间的弄堂,弯弯绕绕,峰回路转,无论怎么走,都是通的,人心也是,哪怕平日里难得说上几句,心也是相通的,彼此相近相亲。那泥土的芳香,庭院中篱笆下不知名的植物,簇拥着,蓬勃着,见着就叫人眼热又心安。

转过一道弯口,就是一条宽宽的溪,在眼前哗哗地欢腾。这就是大雷溪。

三江月

行走

总第5705期

投稿邮箱:essay@cnb.com.cn



水均益看世界

益往直前

85

那天,似乎老天也特别照顾我们中国。轮到采访普京时,雪停了,刚才还四处弥漫的浓雾突然间神秘地消散了。滑雪场内的几十盏场地大灯也全部亮了起来。背景衬托着五环标志,拍摄场景可谓再理想不过了。

普京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,因为之前已经征得他的同意,所以我放心大胆地跟他握手之后,一转眼直接对着摄像机说了我那段蓄谋已久的开场白。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达到了。至于第二个目的,要直接让普京对着中国国家电视台,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会显得很唐突,而且,以普京的智力恐怕不会轻易表态。

于是,我选择了一个隐蔽一点的角度,问普京:“中俄两国除了在体育、奥运会等领域合作,在当今国际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其实也很接近,但最近个别国家的有些言行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果实,颠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,同为二战的胜利国,俄罗斯如何看待此事?”

我本以为普京会考虑一下再作答,没想到他接过我的问题,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二战的成果是不允许被动摇的。”斩钉截铁。

事后我想,也许普京早已料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,有所准备;或者他想在这个问题上侧面支持一下中国,以此答谢习主席决定出席冬奥会的深情厚谊;也有可能,这就是普京内心的真实想法,所以直接脱口而出。不管怎样,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采访。接下来就应该轻松一下,收场了。

我转过身,指指身后的滑雪场,问普京:“这是冬季两项的比赛场馆?”普京答:“是。”我问:“您觉得建设得怎样?”普京说:“很不错,应该是一流的。”

这个时候,那一天最让我意料之外,也是事后美美地窃喜了一阵的一幕发生了。普京突然改用英语,对我说:“我相信中国朋友要来的话,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。”同时他张开左臂,欢快而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。

这个拥抱被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,也被在现场的王斌站长的照相机拍到了。王斌很快利用微信技术,将这个“历史性”的瞬间传回了北京央视的同事们,当晚在电视屏幕上,观众们就看到了“普京热情拥抱央视记者水均益”的画面。

王斌事后还略有遗憾,说照片上普京搭我肩膀的

左手有点虚,当时他要是启动连拍功能就好了。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那一天,我对普京的采访可以用“圆满”来形容。我看到了普京的笑脸,多少年来少见的笑脸,而且是公开地,不加掩饰地,对着中国记者、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。

以我对普京的观察和了解,他不是个随随便便表露情感的人。政治、国际关系这些高深的东西,在普京的手里早已达到翻云覆雨的艺术水平。也许那一笑并不能说明一切,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。冬奥会开幕时,普京牵着爱犬高调会见安倍晋三的场面,就让人看到了普京高超的平衡能力。但无论如何,中国在普京困难的时刻挺了俄罗斯一把,普京也在需要“盟友”的时候拥抱了中国,这就足够了。

2006年9月,日本换了首相,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卸任,上台的是年轻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。安倍上任后的第12天,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,也就是轰动一时的“破冰之旅”。第二年4月,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,名曰“暖春之旅”。在温总理访问日本前,我应邀到东京首相府,对安倍晋三做了一次专访。就在那年9月,安倍突然宣布,因身体原因辞去日本首相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